

又是院长

□南京 吴晓平

自从心脏装了支架,每月要去开药。好在我们小区大,社区医院在我们小区设了卫生站,家门口就能拿药,方便。

又到拿药时间,突然说电脑坏了,医保卡刷不进去,叫我明天再来。好,明天就明天,反正家门口,一抬腿就到。第二天来,没进门就听乱嘈嘈一片喊声,一听就晓得电脑还在罢工。没办法,过去说人定胜天,这年头机器胜人,惨!听医生正哑着嗓子向大家解释,我懒得浪费时间,掉头就走。第三天,我特地挑了一个下午的时间,心想这么长时间,鬼电脑总该修好吧?孰料一进门,乌泱泱一屋人挤在医生桌前,看表演似的看一个小伙子满头大汗修电脑。

我皱着眉头问,还没修好?

陈医生隔着人头向我喊,对不起噢吴老师,你能不能明天再来啊!

“我已经等了两个明天了,”我有点儿生气,说,“关键是下周我还要到外地去,没药怎么办?”

“没法子啊,你看技术员急得一头汗,修了一天了也没修好,全是老掉牙的破电脑,修不起来!”

我这才晓得,区卫生院在各小区设12个卫生站,医院舍不得花

钱,电脑出问题就叫技术员互相调剂。都是用了多年的老电脑,调剂来调剂去,麻袋上绣花,底子太差。开不到药的老人,七嘴八舌议论,这边一台破电脑买不起,那边为了应付上级检查,卫生院的门头一年装修几次,各种漂亮口号刷满墙。就一个华佗雕塑,年头才在迎门大堂安顿好,年底又搬到后面去了。

正议论纷纷,门口热热闹闹来了一群干部,是来检查社区基层服务的。我们小区是市里先进典型,什么垃圾分类、智能服务,都是经常登报纸上电视的,引得领导一拨接一拨前来参观。新来的社区主任是个大美女,一眼看见我,兴冲冲向领导介绍。一个胖乎乎的领导满脸堆笑向我伸出手来,大概是接见我的意思。我正在气头上,哪有好脸色,一甩手说:“视察什么?你们自己看不见啊,这么多老头儿老太,排队拿药都拿不着。”

一行人灰溜溜跑了。大美女不好意思溜,陪着笑脸说,吴老师你蛮气,我帮你找人!

一通无名火,我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。一来这些领导是什么人都没搞清楚,劈头盖脸熊人家一顿,似乎不近情理;二来新来的社区主任平时态度蛮好的,人家好心好意

替我引荐领导,我冲得人家翻跟头,也叫唐突美女。更何况医院的事也不归她管,你这不是找不到坟茔堆儿乱磕头么?

不好意思,我也讪讪地陪她打电话。街道董红主任也是从我们社区主任的位子提拔上去的,记得4年前,也是夏天,暑热蒸人,卫生站热得站不住脚,空调机坏了。我和她四处打电话求援,最后还是卫生院的院长将自己办公室的空调拆下,才解决我们小区的看病问题。我打电话对董主任说,听说他们院长换了,我不认识,你帮我联系试试。

主任出马,一个顶俩,十分钟后,问题解决了。而且是院办主任直接打电话给我,说院长亲自将自己办公桌上的电脑拿来给我们用了!

又是院长。又是院长高风亮节,将自己东西让了出来。我说声谢谢,放下电话,愣了半晌,感觉不对呀,我们社区只是该院分管的众多小区之一,那么多“调剂”不过来的破电脑,院长办公桌上的一台机器分得过来么?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是解决基层困难的途径么?新旧院长的同一种思路,你是批评还应该表扬呢?

多人都是从农村出来的,也懂得这个习俗,会买上几簇去挂在自己的门楣上,这样下来,卖上一背篋艾蒿也能赚上几十块钱。

当然,艾蒿也不仅仅局限于挂在门楣之上,在上小学的时候,我们还折下几片艾蒿叶子来挂在自己的衣服纽扣(特别是小时候穿布疙瘩纽扣衣服)上,走起路来,感觉很自豪,一到学校还故意亮给其他小伙伴看,有时候还凑到鼻子边闻闻,也是驱邪避秽,守护平安,祈祷自己身体健康。

又是一年端午节,上山寻觅艾蒿的趣事又历历在目。艾蒿虽然很普通,但也算得上多情之草。艾蒿虽然是生长在山野里,但也生长在深厚的中华民族节日文化的土壤里,深深扎在了人们的心田里,特别是生活或经常生活在乡村小野的那些人、朴实无华勤劳勇敢的山里人的心里。

轴。买两朵别在襟前,周身弥漫着贞静清妍的美,令人想起寂寞的小巷光阴、檐角的瓦松、青石板上绿茸茸的青苔。夕光濡染,晚风清凉,花浸肺腑,妙处难与君说。

我喜欢掐几朵栀子插在旧瓶里,养在蓝碗里,作案头清供。翠叶擎着银花,如云横晨空、风定黄昏,如一抹清远的月色。栀子展露凝脂肌肤,仪态端庄,素面朝天,恍如闺阁小姐。也可掐一朵栀子挂在帐子里,枕香入眠,听阶外点滴到天明。古村草屋,门前流水,楝树苍老,风儿蹑手蹑脚,菜蔬在阳光下精力旺盛。

清浅时光,栀子清芬,袅袅娜娜舞动,饱含诗情与美好。是栀子,用清香包裹着寻常的市井生活,岁月静好,现世安稳。栀子如一只只翩跹的小白鸽,灵动了恬淡而喧嚣的日子。

父亲的“高考”

□丰县 李阳波

记得高考过后有一段忧郁的日子。那些天,因为高考落榜,我心里极为烦恼,整天无精打采足不出户,躺在床上面对屋顶发呆。想到许多同学将陆陆续续接到通知书进入理想的大学,以及辛劳的父亲这些年披星戴月付出的心血,我独自一人待在自己的小屋子里流泪。父亲看着自己心爱的儿子日渐消瘦,极为心痛,但并没有表露出来。

一天,父亲对我说:“稻田里长了很多稗子,我们去把它刈了吧。”说完转身出了门。我慢慢腾腾地跟在父亲后面,一路踢着小石子,无心欣赏路边田园的碧绿风景。

走过一段又一段的田埂,我和父亲在一块稻田边停了下来。稻田里长了太多稗子,稻子长得并不好,黄惨惨的,无精打采。父亲脸上没有表情,但我想他肯定很痛心,因为全家就靠这两亩多地吃饭呢。

我和父亲在稻田里默默地拾掇着杂草,并把一棵又一棵的稗子从稻田里拔了出来。我的心渐渐轻松起来,内心的烦闷释放了许多。

“孩子,你看,稗子这么多,难怪稻子长得不好,把稗子除掉了,再施一次肥,稻子就会长好的。”父亲絮絮地唠叨起来,“我没能种好庄稼,而你没能把握好机会,你说这是为什么呢?”父亲的话停了下来,仿佛在等着我的回答。但他很快就又开口了:“因为长了杂草啊?我的稻田里长了杂草,而你的心里也长了杂草。”听了父亲的话,我呆住了,忘了手上正干的

小时光

□山东新泰 王举芳

林清玄先生在《小米》一文中写道:“小小,其实是很好的,饮杯小茶,哼首小曲,散个小步,看看小星小月,淋些小风小雨,或在小楼里种些小花小木,或在小溪边欣赏小鱼小虾……”不觉想起那些小小且美好幸福的时光片段。

离家在外的日子,给家人打电话或者接听朋友的电话,是我劳顿后小小的安乐。向母亲问一声:“妈,你还好吗?”向弟弟妹妹问一声“最近学习怎么样?”平平淡淡的话语,隐藏着真真切切的亲情。听到朋友高升或者失落的消息,送上几句鼓励或者安慰的话语,或者什么也不说,只听她在电话那端絮语叨叨,收获的是两份美好的心情。

失去工作的日子,我开始写点小小的文字,一个个文字跳动出我的心灵音符,或是“魂销魄散秋风满,野马十万断长江”的万丈豪情;也或是“天涯兰舟远,人间魂梦同”的万缕柔情。文字如花,陪伴我坚强抵御风雨,也寂寞忍受凋零,直至心情安详而舒展。

郊区有一家小小的村舍,确切说是一处农屋饭庄,老板是细腻的南方人,他用心在我所处的

活。父亲讲出了如此深刻的道理,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。

“高考前夕,你并没有将心思放在学业上,看着勾子南下打工挣钱,你想出去打工;见桑儿经营鞋帽挣了大钱你又想去经商。你心里装着那么多杂草,能长出大树吗?”父亲说完这些话,没有再说什么。

我和父亲默默地刈完整块稻田的稗子。站在田边,看着整齐的稻田,父亲脸上露出欣慰的神色:“儿子,我的庄稼地里没有杂草了,你的心里还有杂草吗?”我摇了摇头。“不是我逼你,”父亲说,“你应该再考一次,你爹是有信心的,更重要的是你要有信心啊!”父亲用满含期望的目光凝视着我。我脸孔发热,重重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那一天,我第一次从高考的失落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。

那个秋季,我又回到学校开始补习,将心思全放在学习上,开始了夜以继日的拼搏。第二年夏天,我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。

在我离开父亲去学校报到的前一天,父亲悄悄地对我说:“你知道吗,去年刈草的那块稻田,并不是咱家的,是你二大爷家的——你爹我种庄稼,是不会让它有杂草的。”父亲很自豪,但我瞥见父亲的眼角闪着亮晶晶的泪花。

我这辈子最刻骨铭心的就是这次落榜后父亲对我的再次“高考”,虽然很古朴,却充满亲情,充满父爱,犹如醍醐灌顶,使我在苦辣酸甜的人生旅途上始终高举着火炬健步前行……

的北方小城打造出来一方“桃花源”,我喜欢在一年四季不同的时段去那里消磨时光。清茶淡酒一杯,静坐一隅,听四季的雨。春雨柔声倾诉,夏雨活泼调皮,秋雨成熟稳重,冬雨暗藏温柔。

静谧的午后,窝在小小的沙发里,读一首小诗或者小词。读李白的诗,便能读出“长风破浪会有时,直挂云帆济沧海”的执着;读东坡的词,便能读出他“谁怕,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大度;既能体味杜甫“一览众山小”的万丈豪情;也能领悟李清照的“一种相思,两处闲愁。”

有月亮的夜晚,我习惯坐在窗前守着月亮,把祝福托明月捎给远方的亲朋好友,心里默默祈祷,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。月在天上,家在心里,时光和思绪便漫过遥远的空间和时间的距离,弹拨起久违的乡音。

“小小的欢喜里有小小的忧伤,小小的别离中有小小的缠绵。”细品每一段小小的时光,都有与众不同的小小的韵味。

正是这些“小小的美好、小小的忧伤”,编织成了我们的“大人生”。

艾蒿情深

□贵州兴义 姜仕贵

下班回来在大院里看到几位阿姨正在屋前的树荫下忙着包粽子,突然间才醒悟过来,原来今年的端午节又要到了。

在我们贵州农村老家,每年的端午节(地方又叫端阳)都非常隆重,包粽子是最重要的一项活动议程,还要在屋檐的大门门楣上挂上艾(又有爱的意思)蒿,在房前屋后泼洒雄黄酒,驱邪避秽,守护平安。同时,这也是一家人团聚的大好时节。

可能每个地方的习俗不一样,在我们农村老家还把端午节分为两次,一次是小端午(地方又叫小端阳)就是农历的五月初五,一次是大端午(地方又叫大端阳)就是农历的五月十五。但是,一般情况下,都比较注重第一次,也就是过小端午,父亲母亲们会把在外工作的儿女以及嫁出门的女儿女婿邀请回来,大家一起包粽子、唠家常,谈谈生活或工作中的事情,享受一家人团聚在

一起那种温馨和睦的氛围。

端午前后,都会下上几场透雨,在我们家乡的小山村,山野田间的庄稼绿意盎然,一大片一大片的。几个人相约拿着镰刀到山上去找艾蒿,行走在山间小道上,山风吹来还能听见各种庄稼节节生长的声音。寻寻觅觅,在山上的某个角落发现一簇艾蒿,甚是高兴。叶子淡绿中带着灰白,摇曳生姿、生机勃勃,有的还附着着清清凉凉的露珠,远远地仿佛就能闻到隐隐约约的艾香了。割上一大把抱在怀里,感觉有一种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的成就感。但是,一般都不会把寻找到的艾蒿全部割完,要留有余地,让其生长繁殖,认准方位,好来年再来割取。不过,也有一些农村人为了赚几个小钱,一大早就背上背篋满山遍野地寻找艾蒿,然后背到集镇或者大城市里去兜售,因为集镇和城里的很

浅夏栀子肥

□泰州 宫凤华

故园的栀子花又开了,朵朵素白点缀枝头,清风徐来,幽香弥漫,沁人心脾。

旧日时光,平实而温澹、缓慢而柔软。轻风中,院角的一株栀子绿意葱茏,清淡素雅,从《诗经》中翩然而来。

江南小镇,水汽氤氲,几阵暖风,巷头陌上的栀子便咧开嘴,发出洁白的笑声。芳香浓郁,掺着清嫩水草的腥气,扑入衣袂,二胡曲一样绵软、凄婉。

栀子洁白无瑕,温润如玉,芬芳沁人。枝叶精致,柔滑如绸,质地纯绵,可远观不可亵玩。那是褪尽世俗繁华,散尽灯红酒绿的清淡,衬托着素朴细碎的日子,叫人知足。栀子的影子投到白墙上,悠然绘出一幅清幽幽寂的图,似古画,宣纸泛黄,枝影阑珊,留白写意,自

生风雅。

烟雨深巷中,身姿袅娜的女子款款而过,发髻上插一朵绿萼白蕊的栀子,素洁淡雅,如吴冠中的水墨小品。让人想起汪曾祺笔下光着脚丫子的小英子,滑溜溜的发髻上插着石榴花和栀子花,“一红一白,好看得很。”无邪地走在田埂上,走在墨色淋漓的苏北水乡里。

栀子花开六瓣,花色白净,香味纯正。天青色,烟岚薄,祖母会把沾露的栀子轻轻掐下,送给四邻。连过路的陌生人,也时常得到温馨的慰藉。祖母沧桑苦涩的脸上,浮现出甜甜的笑意,闪烁着圣洁的光辉。

有一年,我在苏州古镇徜徉。河埠边有一女孩叫卖栀子,声音清如山泉,双眸深如清塘。篮里的栀子如襁褓婴儿,粉嫩,静美。人和花相得益彰,如妙手偶得的山水画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561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